

成都话句末语气词“嗦”^{*}

杜克华 陈振宇

提要 成都话句末语气词“嗦”的核心功能是“领悟”，其具体功能分为无标记和有标记两个大类：无标记功能表现在释然、评价（负面）、假性求证三个方面，有标记功能表现在意外求证、间接推测两个方面。文章还探讨了句末语气词“嗦”从核心功能“领悟”向其他功能衍生发展的过程，尤其是“意外”和“间接推测”所导致的语用迁移现象。

关键词 “嗦”；领悟；意外；评价；求证；间接推测；意外推测标记“等于”

一、引言

在研究成都话句末语气词“嗦 [so²]”时，必然会涉及语气词自身的词义与所在句子的语气意义的关系问题，二者可能一致，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实际上，任何句子的语气意义，除了语气词自身的语法功能外，还取决于句子的语调、语义内容、某些特殊的语法格式，以及上下文语境等诸多因素，是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在分析成都话句末语气词“嗦”时，必须先区分“嗦”的功能和“嗦”字句的语气或语义。

以往关注成都话句末语气词“嗦”的研究不多，也比较零散。除零星的论述外，全面描述成都话疑问语气词的著作是张一舟、张清源、邓英树

^{*} 本文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现代汉语及方言中的否定问题研究”（批准号：12AYY001）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现代汉语句法与语义计算研究》（批准号：13YJA740005）的资助，初稿曾在“2014年语言的描写与解释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海复旦）”上报告，王健、王珏、陈振宇、李宇凤等多位学者对本文写作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谨致谢意！文中错谬之处，概由作者承担。

(2001)《成都方言语法研究》,书中从四个方面描写了成都话疑问语气词“嗦”的语法功能: 1. 表示猜度或推测语气; 2. 有时可表恍然大悟; 3. 有时可表示不以为然、质问甚至挑衅的语气; 4. 构成反问,增强语气。

其后赵媛媛(2006)、林凌(2007)、谢光跃(2012)、刘艳梅(2012)等四篇硕士论文也有所涉及,但观点与上述论述基本一致。这些研究的主要问题是: 1. 所用语料主要来自研究者的记录卡片,而不是完整的语篇。2. 上述研究结论,更准确地讲,只是对“嗦”字句的语义或功能的描写,它们分为几个独立的板块,研究者没有解释各板块之间的关系,也未对“嗦”的基本功能“恍然大悟”与其他“嗦”字句语义之间的关系做出准确的解释,当然也就没有理清“嗦”究竟是疑问语气词还是感叹语气词的问题。^①

本文基于语料库对“嗦”及“嗦”字句进行研究。通过挑选,我们建立了由五部当代成都方言小说(约计49万字)构成的语料库,共搜索到330例句末语气词“嗦”的句子,其分布如表1所示:

表1 成都话句末语气词“嗦”在真实语料中的分布

	疑问		释然	评价		合计
	假性求证	意外求证		不合理	不为真	
桑格格《小时候》 (以下简称《小》)	0	0	2	4	0	6
马宁《幸福的耳朵》 (以下简称《幸》)	13	6	26	48	1	94
尤金 2009《有个烂眼名叫三娃》 (以下简称《有》)	5	3	9	32	1	50
腮边打网《上半身天使,下半身恶魔》 (以下简称《上》)	20	4	16	28	2	70
成都小李老师《声色成都》 (以下简称《声》)	15	10	15	62	8	110
合计	53(16%)	23(7%)	68 (20.6%)	174 (52.7%)	12(3.7%)	330 (100%)
	23%		77%			100%

据表1,成都话句末语气词“嗦”主要的功能并非疑问,而是陈述与感叹。疑问用例仅有23%,而后者用例达77%。然而,句末语气词“嗦”又并非完全与疑问无关,如何说明“嗦”字句各个功能类型之间的分布情况,需要涉及“领悟”(eureka)与“意外”(mirativity)两大范畴。

二、句末语气词“嗦”的“释然”功能

以往学者几乎都认为“恍然大悟”是语气词“嗦”的基本语义功能,他们所举的例子大多与此有关:

- (1) 今天是星期天嗦? 难怪街上人这么多。(张一舟等例)
- (2) 我以为是哪个,搞了半天是你嗦?(谢光跃例)
- (3) 整了半天你们俩(个)是亲戚嗦?(刘艳梅例)
- (4) 不对号入座嗦? 你先后起先昨不说呢? 我还老打老实很老实等倒喊号。(张一舟等例)

在例(1)中,说话者看到街上有很多人,不理解因何如此,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发现今天是星期天,于是恍然大悟,因为周日很多人会上街闲逛。在例(2)中,说话者听说有一个人会来,但不知道是谁,一见面才发现是一位熟人“你”。在例(3)中,几个人在聊天,说话者开始时不明白甲、乙二人因何有种种若有若无的联系,后来突然发现原来甲、乙是亲戚。在上述三例中,甲所发现的新情况X,都具有“解惑”的功能,因此它带来了一种愉悦的情感,或至少是认知上的满足感觉,句子的语气也是轻松、愉快的。

例(4)稍有所不同,说话者本来在排队,后来发现“原来可以不对号入座”。从一方面讲,这一发现给了说话者以自由,所以有“恍然大悟”之后的愉快;但这一发现也使说话人先前的努力成了笑柄,因此也多少有一些埋怨,只不过这尚是一种轻微的抱怨,他仍然还是希望不受“对号入座”的限制的。

《汉语大词典》“释然”的解释是“疑虑消除貌;消融貌;瓦解貌;形容领悟;喜悦貌”;本文认为它的本质是“领悟”义,即“消除疑虑、恍然大悟”,“喜悦”等是它的一个重要特征。

让我们来看一下“X嗦”句“释然”功能的语义结构:

1. 说话者先前有一种预期“~X”,或者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预期。
2. 说话者先前可能有一种针对对象Y的困惑,Y或者本身是一个疑问,或者Y会导致疑问(例如为什么会是Y这种情况),或者说话者有强烈地了解Y的愿望。
3. 说话者现在发现情况是“X”,它或者是针对~X的反预期信息,或者是一个完全新的信息(当先前不存在什么预期时)。
4. X或者正好可以解除对Y的疑惑,或者满足了说话者认识Y的求知欲望。

请注意,上述1、2都是隐藏在语境或上下文中的背景信息,只有3是“X”的字面信息,但在“释然”句中,最为凸显的是4,它才是触发释然句情感功能的原因。

下面是释然性“嗦”字句的真实例子:

- (5) “喂,你跟洋洋啥子关系哦”“没得关系啊,今天第一次见。”

“哦,没得关系嗦?我还以为你们在耍朋友的,主要是我这个师兄追了她好多年了。哈哈……吓我一跳。”(《上》)(释然:你们没有关系,就不会妨碍我师兄追她了。)

- (6) 棒棒娃见粉丝妹来了,十分高兴:嘿,你来得正好,赶快帮我收下摊摊货摊,哎呀,我们妈一走,我一个人简直转不赢忙不过来了,中午的客饭全靠王幺婶。

粉丝妹:你看嘛,凤嬢嬢去开一天会,你就现相现出原形了嗦!

棒棒娃:唉,还是老妈能干……(《幸》)

(释然:我又发现了你的新情况,从而有认知上的满足感。)

- (7) 白珊瑚点头:“他就是骗了我男朋友几十万工程款那个大骗子!我曾经在酒桌上见过他一面,绝对是他!”

“哦,那个卖屁儿的还有这些孽债嗦!问题是,你那个男人都躲债跑路球^{粗话}了的嘛”(《有》)(释然:我又新发现了那个人的某些糗事,从而有认知上的满足感。)

不过,如果“恍然大悟”是语气词“嗦”的基本语义功能,那么我们应该看到大量的表释然的例子才对。然而调查事实(见表1)却恰恰相反,表释然的例子仅是少数,比例仅为20.6%。这是为什么呢?所以我们认为“领悟”才是语气词“嗦”的基本语义功能。

三、句末语气词“嗦”的“意外”功能

从“释然”功能的语义结构可以看到,因为两种原因,会导致“嗦”的“领悟”基本语义功能从“释然”转向“意外”:

1. 说话者先前有一种预期“~X”。
2. 说话者先前针对对象Y有一些困惑。
3. 从对Y的困惑,说话者推理出情况是“X”这一结论,X是针对~X的反预期信息。

由于“嗦”本义是表示领悟,因此说话者推理出X是不容易的,由于付出的心理努力大,所以X与~X之间的心理距离也应该很大,这种心理冲击也是很大的。我们认为,“嗦”不但表示“意外”,而且是强烈的“意外”。

“意外”(mirativity)范畴,是语言中关于“出乎意料”的信息,以及表达说话人对有关信息感到“惊讶(surprise)”的语气系统的研究,指这一信息与自己先前的预期不同,并且相差极大。(参王健 2013)西方关于意外范畴的研究已有近二十年了,如 de Lancey(1997,2001)、Aikhenvald(2004)等都把它当成一个独立的范畴进行研究。由于惊讶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感情,所以对它的研究实际上更早。

陈振宇、杜克华(2015)提出了“意外三角”理论,其中有一条是关于“强意外”的。强意外将导致两种语用迁移:

1. 它首先将导致“否定”,即说话者不相信X是合理的,甚至X就不是真的。进一步的迁移是,说话者对某人进行谴责、责备,如果是某人导致了X的话。
2. 其次,在某些情况下,说话者会反过头来反省自己从Y到X的推理,可能产生疑惑,从而要求对方解答,这种不同于一般询问的疑惑(也称为“倾向性疑问”),称为“求证”。

在我们的语料调查中(见表1),“X嗦”字句很好地演绎了上述语用迁移理论:52.7%的“嗦”字句,都是否定X的合理性的,带有负面情绪,具有指责的意味;只有23%的“嗦”字句表示疑惑求证,不过“嗦”字句的推测只是背景,并不凸显,它真正强调的前景意义是“悟”,所以它产生的疑问语力,与普通话的“吧”类推测标记比较起来,也要弱很多。

下面让我们来看成都话中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

(8) 你豁骗我嗦?!

当突然从 Y 中推知对方是在骗人时,表达的是“原来你是在骗我”,这时“嗦”字句语气表示“恍然大悟”。“恍然大悟”可以进一步分为三种情况:

1. “你是在骗我”这一认识解释了你先前的种种表现,说话者因此而产生了认识上的快感,这是“释然”。

2. 如说话者先前预期你是个真诚的人,结果发现“你在骗我”,这种意外导致了说话者的负面情绪,因为他认为“你不应该骗我”,所以他说这话就具有谴责对方的意味。这是“否定”。

3. 由于说话者先前预期你是个真诚的人,所以对自己的猜测“你是在骗我”不敢完全认同,因而需要对方证实。这是“疑惑”。不过“嗦”字句的疑惑毕竟是相当弱的,如果说话人的疑惑真的比较重的话,在成都话中应该用“哇”字句而非“嗦”字句,甚至还可以再加一个“是不(是)”,如:

(8') 你(是不是)豁骗我哇?!

(一) “嗦”字疑惑句

下面再仔细地来看一下疑惑的例子:句末语气词“嗦”用在是非问句时,还可以细分成“假性求证”和“意外求证”两种情况。前者的用例是后者的两倍。

“假性求证”是非问句,说话人心中已有相当肯定的答案,其实不需要证实,说是问倒不如说是一种言语技巧,故意引对方接话。请看下面的例子。

(9) ‘哪个李威修啊?我 Ri 哦,这么多美女你不关心,你关心他咋子干什么?啥子意思哦,建哥取向倒拐转弯了嗦?’李晶磊笑起来(笑着)问我。(《声》)

(10) “有事啊,带娃娃噻!”程菲回答的理直气壮“我老公不让我做事。”

“噯,你老公做嗨大生意的嗦?傍大款了哈!”

“不是,我老公在政府头做事,当了个处长啥子的,我出去做事对他影响不好。”(《有》)

(11) ‘回来给你说哈,我就给你说一下,这个是我成都号码,哈哈,拜拜……’

“等到,你头像上那个男的是咋回事?又有人捷足先登了嗦?你这个样子要不得哈,给他说一下,要尊重公共秩序,要跟你耍必须

先等我跟你耍分了才得行。”(《上》)

由于这种推测的句子中“信”的成分占有绝大多数的比例,所以与陈述句的区别非常之微妙,这也说明“嗦”在本质上不是以疑问用法为基本功能的。

“意外求证”是非问句出现频率不高,仅当以下情况时成立:说话者所“恍然大悟”的事实 X 太过令人吃惊,超出了说话者的预期,所以不得不再向对方求证,从而产生了较强的疑问语力,这与一般的“嗦”字句很不一样,从“悟”又滑向了“疑”。这一用法以往的研究者几乎没有提到过。例如:

(12) “往哪走嘛?”程菲下车就问,因为她看见了一个菜市场。

“就在那儿。”三娃的手指向了菜市场。

程菲简直不敢相信“菜市场去捡菜叶子吃嗦?”

“啊,再去要两碗泔水晌午^{中午}饭嘛就解决了塞”(《有》)

(13) 女人跳上车来念叨:有钱不挣,装莽吃象^{装傻的}! 你开个耙儿朵的还要挑线路嗦?

耙哥:哎呀,大姐,你不晓得,城里头一般去不得,拿给警察、城管逮到要洗白^{什么都没有了}!(《幸》)

(14) 新闻完了听了一分多钟的广告,跳出来一个泡绍^{夸张}的音乐,有点扎劲,正在自嗨,跳你妈出来一个烟锅巴声音和一个闷骚的声音,两个都是男的,开始说话了。婆娘自言自语的说“耶!好久没有听过电台了,现在电台咋个男的和男的都在搞搭档了嗦”(《声》)

(15) 花喜鹊:昨天晚上,他又喝醉了回来,仗到点酒劲,怪人家没有把他经佑^{照顾}巴适嘛!

甘江豆不解:你没有给他洗脚嗦(《幸》)

例(12)说话人想不到三娃是要带自己来菜市场捡菜叶子吃的,不能确定所以提问求证,答语可以是肯定,也可以是否定的。例(13)说话人根本想不到,一个拉三轮的还要挑选线路,(由于自己的目的地不符合拉车人的要求)他居然拒绝自己。例(14)是对男男合作播音的搭档形式感到惊讶,例(15)则猜测你可能是没有给他洗脚,他就发火了。

(二) “嗦”字评价句

下面再仔细地来看一下表示主观情感的例子:成都话的“嗦”字句,大多数都是所谓评价句,而且几乎都是“负面的、说话者认为 X 是不合理”的例

子,具有丰富的语用色彩。

我们先来看看以前的研究者所举的例句:

(16) 你要发票,发票不晓得骚胡乱写嗦(《成都商报》)

(17) 你硬是不听话嗦? 哎? 给你几巴掌!(张一舟等例)

例(16)的语义是“你不晓得乱写一张发票(就可以了)”,这一人人皆知的“假冒”手段,你却不知道,是很不合情理的。因此用于指责、贬低对方的智商,有“不以为然”之义。例(17)则是进一步语法化的语义,它就是指责“你还真是不听话”,已经不再呈现“恍然大悟”的感觉了。

表示释然语义的“嗦”字句可以加“恍然大悟”的“原来₂”(“原来₁”是时间副词,指最初、从前的某个时间),如前述例(1)到例(7),只有例(6)不行:

(1') 原来今天是星期天嗦?

(2') 搞了半天原来是你嗦?

(3') 整了半天原来你们俩(个)是亲戚嗦?

(4') 原来不对号入座嗦? 你先不先起先昨不说呢?

(5') 哦,原来没得关系嗦?

(7') 哦,原来那个卖屁儿的还有这些孽债嗦!

评价“嗦”字句不能加上“原来₂”,但几乎都可以自由加上表惊讶责备的“乍个/怎么”。因为“原来₂”凸显“悟”的意义,而评价句则主要凸显“责备”的意义,不凸显“恍然”义。如例(16)、例(17)就是如此:

(16') * 原来发票不晓得骚胡乱写嗦!

发票乍个怎么不晓得骚胡乱写嗦! 乍个怎么发票不晓得骚胡乱写嗦!

(17') * 你原来硬是不听话嗦!

你乍个怎么硬是不听话嗦! 乍个怎么你硬是不听话嗦!

从语义上看,评价句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认为X事实为真,但X不合理,如:

(18) 老子们晓得遭烧被骗了,谢婷婷在则旁边吼:“老板儿,你咋个数的哦,我们不可能吃了那么多,你不要乱整弄哦,烧骗我们嗦,都是老买主得嘛”(《声》)

(19) 凤姐走回家里客厅。棒棒娃:妈,你刚才又在外头点惹了他嗦,他回来又鬼火冒,还闹到要出去找门道!

凤姐：我又没有吼，也没有骂，只是讲道理说真话。（《幸》）

（20）白珊珊的脸刷的一下就红了。

“哎哎哎，那个妹儿，立到那儿当电线杆嗦！几下站过来。还有，浴巾裹起咋子干什么喃？脱了脱了，做这行就不要害羞”（《有》）

例（18）说话者认为“你在烧（骗）我们”，但“你是不应该烧我们的”。例（19）说话者认为“你刚才在外头点（惹）了他”，但“你是不应该点他的”。例（20）说话者认为“你在当电线杆”，但“你是不应该当电线杆的，而是应该行动起来”。

第二类则认为 X 根本就不为真，如：

（21）说啥子音乐又不能放大声了，桌子板凳不要摆到门口了，还给老子说啥子看到操外地口音，样子像是来开会的代表如果到我们铺子了，要文明接待，要打折等等。我心头想，还要不要给他们安排点额外节目嘛，说这么多捞球（粗话）哦，等于参加论坛的代表就不是人了嗦。（《声》）

（22）“这个样子嘛，既然是你女朋友，当到我面舌吻一下，没得问题噻，我当见证人嘛。”

“嘿！凭啥子亲给你看喃？等于你喊亲就亲嗦”（《上》）

例（21）说话者自己的观点是“参加论坛的代表也是人”。例（22）则是“不是你喊亲就亲（所以我们现在不亲）”，这与句中的表述正好相反。

（三）所谓“反问”

很有意思的是，以往的研究者大都在“嗦”字句上加“？”。

例（9）一例（15）多少有一点疑惑义，用“？”还是可以。但例（1）—例（5）的“释然”句，例（16）—例（17）的“评价”句也加“？”就显得很特别了。

为“嗦”字句上加“？”，说明很多研究者是把“嗦”看成疑问语气词，“嗦”字句看成疑问句的。通过反复对比与考察，我们认为，这里有两个重要的原因：

1. 确实有些“嗦”字句会多少有些疑惑，似乎“意外”都有这一倾向，只不过是疑惑的强弱而已。这一点在陈振宇、杜克华（2015）中有所论证。

2. 是出于理论的原因，长期以来，在“反问”研究中，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即表示“质问、责难”等语气，是从“反问句”获得的。由于反问是从询问发展来的，所以一种形式有反问用法，则必有疑问用法。这正是以往研究者

把成都话句末语气词“嗦”判断为疑问语气词的重要依据之一。

但这一点在理论上是不充分的。我们认为:并非只有反问句才可以达到否定语义和“质问、责难”语气。“意外”本身就可以直接产生这一语用迁移,尤其是强意外的情况下。实际上,“嗦”字句很难构成反问句,因为它的基本功能是表“领悟”,其本质是陈述与感叹,而“嗦”字句中最接近疑问用法的“意外求证”不但数量非常之少,仅占全部语料的7%(见表1),而且疑惑的程度也很低。疑问用法既不充分,何来反问用法呢?

例如释然句大多可加表“恍然大悟”的“原来₂”,据陈振宇(2010),它是认识情态中表示“明示”的副词,是所谓“非疑问标记”,即在它的辖域之内不允许出现疑问性的结构或疑问句,如在普通话中一般不能说:

(23) * 原来₂ 你去不去? ~* 原来₂ 你去吗? ~* 原来₂ 你喜欢谁?

在成都话中,也不能用于真性的疑问句:

(24) * 原来₂ 你去不去? ~* 原来₂ 你去了没有? ~* 原来₂ 你去过哇?

而前述例(1)——例(4)都可以自由地加上“原来₂”且句义基本不变,因此它们决不可能是疑问句。

从韵律特性也可以看出“嗦”与其他用于疑问句的语气词不同,如成都话句末语气词“哇、啊”等在疑问句中都可以重读,但“嗦 [so²]”很难重读。与普通话用句末上升语调来标记或强化疑问语气不同,成都话有时会用一种听觉上更强的句末语调来标记或强化疑问语气,这里虽称之为“重音”,但其语音性质尚需进一步研究。例如下面这一陈述形式直接变为疑问的一种方式,所谓“语调疑问句”的例子:

(25) 普通话:你明天去上海↗? 你明天去上海吗↗?

成都话:你明天去‘上’海? 你明天去上海‘哇’?

但上述“嗦”字句没有这样的语音轮廓,“嗦”总是轻读,这也说明上述句子不是疑问句。

四、间接推测——“我对你错/我对他错”语用原则

除了“意外”之外,还有一种造成语用否定的方法:间接推测,即说话者根据有关情况,推测出他人的认识。它与一般的推测(直接推测)的区别

如下:

1. 一般(直接)推测: 说话者认为 [事情应该是 X]。
2. 间接推测: 说话者认为 [存在某个他人认为 [事情应该是 X]]。

间接推测中,说话者其实与 X 并无任何直接的关系,X 是他人的认识,只不过通过这个“他人”,说话者与 X 发生了间接的联系。又,这个“他人”一般是对方,也可能是第三者。一组注名传信的标记“你以为/觉得/想”,就可以表示间接标记,如:

(26) 你以为他喜欢你! 你以为他喜欢你吗? 你以为他喜欢你啊! 你为他喜欢你吧!

都表示说话者推测的“你”的看法。

间接推测并不仅仅是表示信息传递,它常常会触发朝向“否定”的语用迁移:

1. 说话者总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他人是错误的。(我对你错或我对他错)
2. 说话者既认为“他人认为是 X”,那么 X 这一认识就是错的,所以对他人进行“质问、责难”的语气。
3. 他人的认识错了,那么就“不是 X”,所以说说话者自己的意义其实是“~X”这一否定意义。

因此例(26)的语用推理意义是,“他实际上并不喜欢你”。

成都话中所谓的否定“嗦”字句大都可以补出(↑P)以为”,其中 P 可以是对方,也可以是第三者,可以是大家(但不包括“我”)。如前面的例(21)、例(22)可改为下面的句子而意义基本不变:

(21') 他们以为参加论坛的代表就不是人了嗦。

(22') 你以为你喊亲就亲嗦!

之所以要选用不同的人称,是因为在间接推测中,传信的信源可以有多种。

在实际语料中,间接推测的例句,也大多可以补出(↑P)以为”,下面的例子加上了上下文,这一意义更是十分明显,很容易看出来:

(27) 咋个怎么来就给建哥骚乱说呢,我们两个这样子叫猥琐嗦? 而且我要说,我们节目火,也并不是因为我们专业,确实是因为我们的长得帅 (《声》)

(28) “爬爬爬,老子要过来,在哪? 我还怕你嗦?”

“在 XX 酒吧,过来嘛。以前我们经常来的那家。”(《上》)

- (29) “哟喂,你们这些城头的人硬是有点怪哟。晌午午饭都没吃,就要去把 pi 𪛗话“屁”] 饱到啊!”

三娃听得鬼火冒:“食色性也,老子瘾大,不可以””(《有》)

例(27)中指原来“你以为我和我的搭档长得猥琐”,例(28)指说话者发现原来“你以为我还怕你”,例(29)指原来“你以为不可以”。在这些例子中,语用否定还导致了对方对方的责备语气。

除此之外,在成都话中,间接推测还有一个重要的标记,就是“等于”。“等于”本是一个判断动词,意同于“是”,它与动词性短语“等于说”功能一样(这二者谁从谁来尚不清楚)。在成都话中,当它们处于句首位置(前面可以有主题、时间等少数成分)时,会发生进一步的语法化和词汇化。

首先是用在前后两个 X、Y 事件之中,表示对它们的等同、因果、条件等逻辑关系的判断,结构式为“X 等于(说) Y”。例如:

- (30) 学习不好,等于(说)他们妈老汉没有教好。(网络语料)

其次,在口语中,当它单用在一句话 X 之前时,形成“等于 X”结构,表示 X 的内容是说话者的间接推测,如例(31)、例(32)中用了“等于”,意为说话者认为“你”的态度是“我说你们卖淫你还不承认”或“你准备跟她结婚”:

- (31) 你还想咋子做什么呢? 等于我说你们卖淫你还不承认,老子是抓了你们两个的现行当场抓住哈。(《上》)

- (32) “看电影?? 我日 𪛗话,你来真的??? 喂!! 酒吧女!! 主动勾兑勾搭你的哦! 你想清楚哦!! 睡了一晚上就算了,三,等于你还准备跟她结婚? 准备跟她动真感情”(《上》)

“等于”不但起间接推测作用,还表示说话者对这一推测感到意外,无论是间接推测还是意外,都可以导致对 X 的合理性的否定,因此“等于”句有相当强的“否定、责备”语用色彩。例(31)、例(32)两句中,说话者都表达了对对方的强烈不满与责备。下面也是真实语料中的例句,也都带有“强烈的责备”语义。

- (33) 第二天中午,何胖娃儿开车来接我,我说把我的车子开到,免得回来的时候不方便,他说不用,“我已经喊他们那边把现车都准备好了,你只需要把卡带到就是了”。

我 RNM 𪛗话“日你妈”],等于不买不行了,东西太烫了,那个铺子他有

股份嗦（《声》）

- (34) 成都话是最正宗的四川话三！等于（说）这个还有疑问？（网络语料）
- (35) “喂，在哪？我在88，过来不？”看到手机短信内容，看名字就知道是小夏在给我发暗语了，这瓜婆娘多半又把男朋友耍飞了，几个月没联系了，今天突然来个这个，那肯定是身上痒痒了，前段时间老子有天晚上喝谈了喝高了有点兴奋，给她打电话要去她那，直接给老子说她耍朋友了，上次又说屋头有人，日（粗话），等于你喊过来就过来？老子偏不理你。直接删除短信。（《上》）

下例不仅有责备语义，还带有调侃的意味：

- (36) 啥子呢？8、90万，你疯了嗦，老瓜娃子，买那么贵的捞球干什么哦，等于8、90万的就不是四个滚滚儿一个壳壳了哇？你钱用不完了嗦，拿来我帮你烧三。（《声》）

少数“等于”例句中的“不应该如此”意思，其实就是一种调侃，如例

- (37) 是调侃对方，说话者在开玩笑说对方一直催促自己喝酒是不对的。
- (37) 粉嫩胖头陀又把杯子举起来要敬我，我说“咋子做什么哦？老子我这儿都连到接连扯喝了三杯了，等于你们看老子摆故事摆得口干了哇，紧到一直催促喊老子喝，来哦，一起整”（《声》）

进一步语法化，X可以是指某些人（不一定是听话者）的认识、意图，如下面的“成都是全方面受歧视了”，就是指说话人所推测的某一方（刚才那个帖子，而不是听话者）的传言或谣言：

- (38) 甲：刚才看个帖子搞不懂了，现在等于（说）成都是全方面受歧视了？

乙：我日（粗话）嘛，那你来成都老求干什么啊！（网络语料）

上述例句表明，“等于”不仅仅是单纯的推测功能，已带有了浓厚的意外色彩，几乎等同于对X的否定或责备。在成都话中，这一功能的“等于”，大量地与句尾语气词“嗦”共现，构成“等于……嗦”结构。这一结构极少数是纯粹对事物真相的推测或领悟，主要是起表埋怨、责备等语用功能。如：

- (39) 过了你妈半个小时，何胖娃才按起来，一副没有睡醒的样子，妈哟，等于这个批（粗话）娃娃给我两个一样，都是中午才起床的嗦？（《声》）

- (40) 吃饭的时候，我问李晶磊，我说“李老师，你不是说换车就可以换

命格得嘛,等于你给我换的命格就是打架割孽吵架的命格嗦?”

(《声》)

- (41) 我心头在想,我又没强奸你……你自己半夜三更跑起来过来找的我,做完了你在我面前说这些是啥子意思喃?我又不得柳到你费缠着你你不放手,等于你还怕我古到一定要找你和好把这个事情捅出来嗦(《上》)

- (42) 销售顾问是个帅哥,真的有点帅,我一个爆眼子老头儿都说帅肯定不是喝骗你的,瓜婆娘架势一直给我眨眼睛,意思喊我看帅哥,我心头想“你涝到了得到好处了嗦,你看球你的嘛,喊我看啥子,等于我看了他,我就变成他了嗦”(《声》)

- (43) 你嫖的婆娘还少了嗦,等于你还非要要求人家出身清白,良家妇女,才能给你两个门当户对嗦(《声》)

例(44) 说话者本来说的是一个否定句,意为“你们这儿又不可以洗脚[注:一种娱乐],所以我当然是来看车买车的了)”,但保安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反而正儿八经地回答能否洗脚的问题。这一点表明,在作者的眼里,保安有可能是外地的打工者,或者头脑不正常的人,因此才会不理解成都话中的这一含义:

- (44) 有点冒火,我喊了个门口的保安给来,从裤儿包包头摸了一根坐来约起起皱了的软天子[烟名],打根烟给他,保安□[qio']了我一眼,说“师傅!看车哇?”,老子觉得很搞笑,我不看车来这儿咋子?我问他“等于你们这儿还可以洗脚嗦?”。保安把烟弄到耳朵上夹起,很正儿八经的给我说“我们这儿倒是不能洗脚,新进程大众那边那个4S就可以洗脚,只要你在他们那儿做保养就可以洗脚!”(《声》)

同理“等于……嗦”也有调侃用法,如下例(45),似乎含有一个意思“我们享受同学待遇是不合理的、超常的”:

- (45) “同学?!”我觉得好笑,我这个批样子,老geigei很老的样子了,脸上的皱皱都可以HAO摸一把下来炒盘菜了,还有人喊我同学,RNM[翻话“日你妈”]哦,都毕业十多年了,今天等于说我们也来享受一盘同学的待遇嗦,安逸,这两个字还是受用,我心头的火一哈下就不晓得哪儿切去了,站起来把球抱到,问那个娃娃“你看我这个样子像

同学啊”(《声》)

徐炽喜(2008)曾对普通话中表示等同、因果、条件、假设及其他相关逻辑语义范畴的“等于说”做了描写,成都话中也有相同用法,本文不再详述。令人惊奇的是,徐文倒是提到了普通话中极少数“具有明显的主观性”的例子,如:

(46) 她正色道“想想看,你是一个会唱歌又会跳舞的木乃伊。”“你说得我也恐怖起来了。”他耸耸肩膀,“你等于说我是个行尸走肉,你骂人的本领真高。”(徐炽喜 2008 例)

徐说,这一例含有主观的谴责抱怨的情绪,就是本文所说“我对你错”语用原则的体现。不过,在普通话中“等于说”并未完全演化出意外推测标记的功能,只有极少的特例,是修辞用法。而在成都话中,表示信源的“你”或他人已经基本上不出现,“等于说”也进一步缩减为“等于”,“等于”也轻读、快读,绝不能做句子焦点,而且由于总是带有负面的语气色彩,即“等于X”的X对说话者来说,基本上都是消极或反对的事(有少数事件的褒贬性质无法判定),所以它更靠近是一个评价或语气副词了。

表2 成都话“等于”的功能分布情况

	判断 X(,)等于Y	意外+间接推测 等于X(嗦)	合计
《小》	2	0	2
《幸》	1	0	1
《有》	9	0	9
《上》	2	4	6
《声》	3	11	14
合计	17(53.1%)	15(46.9%)	32(100%)

从表2可以看到,越是“粗俗”的语料,如《上》《声》两本小说中,“等于”的这种新用法越为显著,并压倒性地超过了其判断用法,这正反映了它在口语中语法化这一事实。

另外,成都话“等于”还有少数进一步虚化为话题标记的例子:

(47) 等于说卧室,本来是我一个人的,我们弟娃儿弟弟来了就两个人了。
(网络语料)

最后,除了“等于”,“嗦”还有与另一个意外标记“未必”共现的句子,构成“未必……嗦”,表示否定意义,只是用例少得多。例如:

- (48) 凤姐率众人涌出门外,大家高兴的议论“哎呀,硬是来啰,真的吗假的嘞”“肯定是真的嘛,未必刘区长还假打做假骗人嗦”(《幸》)

五、结 语

成都话中由句末语气词“嗦”构成的句子的归类是:

核心功能:领悟。它的具体功能共有两个大类、五个小类:

(一) 无标记功能

1. 释然:凸显 X 的发现带给说话者的关于“悟”的快感。
2. 评价(负面):凸显 X 与预期不符,因此不合情理,产生责备等语用功能。

3. 假性求证:凸显“推测—疑问”的言语或语篇构造功能。

(二) 有标记功能

1. 意外求证: X 与预期相差大了一些,因此不相信 X 为真,要求对方进一步证实。

2. 间接推测:领悟到某一方的认识、意图是 X,根据“我对你错/我对他错”,X 就是不合理的,因此对该方进行责备。它又分为一种特殊情况:有标记的“等于 X(嗦)”句,它既有间接推测功能,又有意外意义,因此“否定——责备”的语用色彩更为浓厚。

附注

- ① 张一舟先生、张清源先生、邓英树先生都是成都话语法研究开拓者,他们对成都方言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限于当时材料和研究手段等因素的局限,著书未趋至臻。本文是恩师邓英树先生嘱学生对成都话部分语法现象所做的进一步探究。

参考文献

- 陈振宇(2010) 现代汉语的副词与疑问,载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语言学论丛》第四十一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 陈振宇、陈振宁(2009) 疑问范畴中的形式与标记,载邵敬敏、谷晓恒《汉语语法研究的新

拓展》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陈振宇、杜克华(2015) 意外范畴: 关于感叹、疑问、否定之间的语用迁移的研究。《当代修辞学》第5期。

林 凌(2007) 《成都方言语气词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刘艳梅(2012) 《成都方言语气词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王 健(2013) 一些南方方言中来自言说动词的意外范畴标记。《方言》第2期。

谢光跃(2012) 《成都话疑问范畴研究》,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徐炽喜(2008) 浅析“等于说”,《语言应用研究》第5期。

张一舟、张清源、邓英树(2001) 《成都方言语法研究》,成都:巴蜀书社。

赵媛媛(2006) 《成都方言语气词研究》,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Aikhenvald, A. Y. (2004) *Evidenti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e Lancey, S. (1997) Mirativity: The Grammatical Marking of Unexpected Information. *Linguistic Typology* 1: 33-52.

de Lancey, S. (2001) The Mirative and Evidentiality. *Journal of pragmatics* 33.3: 369-382.

(杜克华 610051 成都,国家开放大学 dkh303@163.com;

陈振宇 200433 上海,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chenzhenyu@fudan.edu.cn)

(特约编辑 盛益民)

metaphors as well as the general law of grammaticalization.

Key words: body-part item; locative; metaphor; grammaticalization; Wu dialect in Ming-qing period

The Double-referential-type Disposal Sentences in Jieyang Dialect

..... **Huang Yanxuan** (177)

Abstract: There are two types of disposal sentences in Jieyang Dialect: the preposition-type and the double-referential-type.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e latter type. Essentially, the double-referential preposition *kai*⁵⁵ is developed from the disposal meaning, which originates from the beneficial meaning.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kai*⁵⁵ is related to the animacy hierarchy, while the evolution of the double-referential-type disposal sentences is related to the inclination of topicalization in Jieyang Dialect.

Key words: disposal sentences; double-referential; syneresis of syllables; grammaticalization; animacy hierarchy; topicalization

On the Function of Sentence-final Modal Particle *so*² in Chengdu Dialect

..... **Du Kehua & Chen Zhenyu** (191)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essential function of *so*² (嗦), a sentence-final modal particle in Chengdu dialect, i. e., “comprehension”, is further divided into two types: the unmarked function and the marked function. The former is characterized by relief, comments (negative comments) and false proof-seeking, while the latter features accident-confirmation and indirect speculation. This work also explores *so*²'s developing process from expressing comprehension to other derivative functions, in particular, the pragmatic transfer caused by mirativity and indirect speculation.

Key words: *so*²; comprehension; mirativity; comments; proof-seeking; indirect speculation; counter-expectation inferential marker *dengyu*

On the Phonological Motivation for the Syllable-initial Change of the East Min Dialect: A Feature Geometric Perspective

..... **Wu Xiulong & Zhang Jisheng** (208)

Abstract: The syllable-initial change of the East Min dialect, characterized with complexity, is regarded as a process of phonological assimilation. This